

DANGDAI WENXUE
SHENJIAN ZHIYAN

当代文学

歉收的果实不管

多么少又多么小，毕

竟都是自己用了许多

宝贵的时间、精力和

心血耕耘、浇灌出来

的，或无一点可取

之处。

黄济华 著

审鉴卮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DANGDAI WENXUE
SHENJIAN ZHIYAN

黄济华 著

当代文学

审鉴卮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审鉴厄言/黄济华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5622-3462-0

I. 当… II. 黄…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2338 号

当代文学审鉴厄言

作者:黄济华 ©

责任编辑:刘晓嘉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com.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姜勇华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6.375 字数:400 千字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30.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自序

我在拙著《憨夫诗文选集》(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后记》中说过:先前本来编了一本《憨夫评论》,想与《憨夫诗稿》、《憨夫琐忆》一起分册出版。但后来感到这个想法太憨、太痴妄,很难如愿,便加以筛选、割舍,分三辑合成一本三十多万字的《憨夫诗文选集》,基本上都是退休后所写的。评论只选了七篇。还有几十篇三四十万字的评论已经从自己所参编的多种著作和所发表的报刊上收集拢了,只好放在那儿摆着。但后来又感到,不把它们印成一本书,总是有点遗憾。因此,考虑再三,还是得想办法予以出版才甘心。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本专业方面的评论文字有多少结集出版的价值。其所以要结集出版,只不过是敝帚自珍罢了。既是敝帚,何以还要自珍?且把这自珍的理由略作交待。

我 1959 年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慢慢教起中国现代文学课来。但“文革”动乱,停止教学。1970 年有幸下放农村劳动。三年后回城复有幸下放中学,从此当了七年中学语文教师。直到 1980 年才得以重返大学讲坛。这时又按领导上的安排,主讲中国当代文学课(后来还兼教大学语文)。似乎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于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不断地读书、备课、讲课,不断地写讲稿、编教材、撰论文,步履蹒跚地追呀赶呀,虽无所成就,却也忙忙碌碌。1994 年退休以后,又自号憨夫,退而不甘休,继续读读写写,似乎还自得其乐。

这二十多年来,林林总总,算是积累了这七八十万字的东西。虽然,自知愚钝,又欠勤奋,先天既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根底浅,

学力弱，识见低，文笔笨，实在难以写出什么有分量的诗文与学术论著；小打小闹、笨笨拙拙地弄出来的这点成果真是少而小得可怜，比起人家的硕果累累，成就卓著来，怎一个“自愧弗如”或“望尘莫及”了得？但是，又想回来，这些歉收的果实不管多么少又多么小，毕竟都是自己用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耕耘、浇灌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出来的，也是自己一部分生命的结晶啊！尽管别人看来无足观，自己看来更汗颜，但孩子再丑，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血肉啊！因此，还是觉得应该珍惜。这次重新校读，尽管自感浅陋，且难免陈旧迂腐之见；但总体看来，面目尚属不甚可憎。如果夸张一点说，或不无一点可取之处。也许，对于从事与不才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学子、学人，还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正面或反面的参考价值吧。这样一想，又找回了些许自信，便更加自珍起来，更加决意要予以出版。

对本书中往年所写的评论，在这次反复校读中，只改正了个别文字讹误，有几处作了少许删改，还补引了原来未能用上的第一手资料，如路翎、曹卓二位著名作家生前给鄯人的信（来信手迹收入本书有关文章之后）。新写了一篇补遗：《黄万里大胆针砭时弊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其他则一如旧貌，无意为之“美容”或遮丑。已经收入《憨夫诗文选集》的几篇评论也一并收入本书。

由于本书的这些文字都是在一路跌跌撞撞、步履蹒跚中捣弄出来的，本书的出版，估计也将会步履蹒跚，姑名之曰《蹒跚集》。且夫本书所收评论，多为跛足之论；蹒跚也者，亦此之谓也。但过了不久，与一位高明者谈及此事，他建议还是改一个书名好些。考虑再三，便改成了《当代文学审鉴厄言》，不知是否能博一粲或一哂？只好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来自解：“花开花落两由之。”不过，关于书名，还想啰嗦几句。“厄言”，原为“随意而变，缺乏主见之言”。又有人解说为：“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厄言耳。”后常被人用为对自己著作的谦词。但我用它作书名，决非故作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之所论，既为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受工

作任务、时间、精力尤其是学力所限，对于当代许多重要文学现象，重要作家作品，还有台湾、香港文学，均未能论及；而所论又不限于当代文学，有时不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只好名之曰“杂论”，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因此，本书之“支离”，显而易见，更毋论“言无的当”耳。贻笑大方，自不待言。

老夫年已古稀，似难再发少年狂矣。但自感粗体顽健，又兼本性难移，只要一息尚存，当然仍要读书学习，继续涂鸦。或许还能鼓捣一些歪诗拙文，再摆弄几把且供自珍之敝帚吧。但愿上天慷慨，更假余以年！南无阿弥陀佛！

2005年5月5日初稿

7月9日改定

2006年8月15日修订

武昌桂子山，熬夫斋

关于新时期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的断想^①

众所周知,现代主义本是西方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产生和盛行的文学思潮。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它曾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应当说,它已经不算什么新潮了。可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中前期,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一股新潮,成为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最令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潮涨潮落,许多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思考。

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现代主义思潮,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正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一样,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也是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条件下发展的,尤其是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日益高度发展的现代。中国当代文学在 1949 年—1979 年的 30 年中,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各种原因,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特别是“文革”的十年,闭关锁国,禁锢尤甚。长期封闭,只能窒息而死。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民族,不可能长期被封闭。我国当代文学终于在 1978 年前后开始兴起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冲破了“左”的封闭与禁锢,以巨大的活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恢复与发展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也向被长期隔绝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伸出了巨手,大胆地“拿来”。正如鲁迅所说的“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不管怎么说,取这种态度总是积极的;即使一时还来不及挑选,甚

^① 本篇为 1992 年中国新文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收录。

至可能出点纰漏,但不能因此而不敢“拿来”。

创作方法与思想倾向是有密切联系的。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概括说来,是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分不开的。当时,人们尤其是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了失望、迷惘、苦闷、悲观、颓废、愤激、反传统等等情绪。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尽管花样繁多,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其哲学思想的根源就是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哲学,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等等。中国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新的希望、理想和信心的火焰在人们心中燃起,出现了奋发向上的社会情绪和勃勃生机。另一方面,在人们之中,特别是在一些青年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大家所说的“信仰危机”,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动摇了,甚至丧失了,而资本主义世界却不像原来所说的那样坏透了,那样面临末日,而且还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因而迷惘、惶惑、苦闷、悲观、消沉的情绪,对传统、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逆反心理,对西方世界倾慕和崇拜的心理等等,便油然而生,并弥漫开来。这就是西方现代主义得以被接纳并形成一股思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追新求异是文学创作与欣赏的一个突出特性,这在青年作家和读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当代文学在1979年以前的三十年里,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上却可以说没有多大的发展变化,到十年“文革”中就更加模式化了。而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作品和理论,确实有许多新的创造,产生过一些很有成就很有影响的作品。因此,它们的被大量译介过来,便使得曾经处于长期封闭中的我国作家和读者顿然大开了眼界,大大刺激了他们追新求异的心理。尽管许多东西在西方早已并不新鲜,但对我国作家和读者(尤其是青年作家和读者)来说,却是新

鲜和新奇的,正如喇叭裤、牛仔服等等一样。于是,在创作上,诗歌、小说、戏剧等都出现了新写法,观念更新,手法求新,形式翻新,成了一时的潮流,批评也出现了新方法。文坛上新手辈出,各标其新。所谓文学新潮,便这样不可阻挡地汹涌激荡起来。

现代主义思潮在创作上的表现是诗歌开了先河,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这便是“朦胧诗”。朦胧诗最初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其中有些诗创作于“文革”后期),80年代初期在热烈的论争中形成了大潮。朦胧诗从内容到形式表现出与我国当代诗歌传统极为相异甚至反叛的倾向:变颂歌(对党、领袖、祖国、工农兵、大好形势等的颂歌)、战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战歌)为心灵的歌、自我的歌;变明朗、直露为含蓄、朦胧;变高歌疾呼为低唱独吟;变钟情于中国诗歌的传统手法为努力探索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等等。随着诗歌新潮而来的是小说、戏剧、电影的新潮。诸如意识流、新感觉派、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荒诞派等等,在一些中青年作家——现代主义的弄潮儿们的创作中,都有表现。有人说,西方数十年中所产生的各种主义的现代文艺思潮和各种新异的艺术手法、艺术形式,差不多都被“拿来”实验了一遍。这种说法虽然不免有些夸张,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新时期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一度空前活跃、杂然纷呈的局面。不过,严格说来,由于种种原因,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还只是一度呈现出杂然纷呈的景观,也许除了朦胧诗以外,并没有形成像样的流派。所以只能笼而统之地称为“新潮派”、“中国的现代派”或“先锋派”等,我们认为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还是比较恰当的。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诗歌、小说、戏剧、电影中的表现虽然有所不同,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思想和艺术的倾向,却有基本的共同之处。

一、强烈的“现代意识”。现代主义的弄潮儿们在创作上大多表现出所谓的“现代意识”。这种所谓的“现代意识”,虽然缺乏明

确的界定，所指不够明确，但其基本的内涵还是可以看出或被感知的。这主要是：

第一，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意识。这是由对十年“文革”、极“左”路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否定批判发展而来的，这里有应当肯定的积极方面。然而，当它进而走上对整个现实和历史的否定、批判时，“他们对过去生活的回答是四个字：我不相信！”就走向极端了。在一些现代主义作者的笔下，不仅十年“文革”是黑暗的，“文革”之前的一些重大错误或严重失误造成的历史是悲剧性的，甚至连我们整个现实和历史都是扭曲的、畸形的、灰暗的、凝滞的。

第二，张扬个性的自我意识。这是由反抗和批判教条主义的桎梏、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个性的压抑，自我意识的觉醒发展而来的。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成了现代主义作家创作中的一种强烈的欲望。

第三，充满原欲的“生命意识”。这是由反抗和批判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如极“左”思潮、封建道德观念等）造成的对正常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发展而来的。一方面，他们强烈地表现了现代文明社会正常人性的欲望、要求和生命的伟力。另一方面，一些作者却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学说中性理论的负面影响，醉心于人类性本能的剖析与描写，似乎把“性”看成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全部或大部，于是便有了所谓“性大潮”的出现，大写性冲动、性饥渴、性变态，等等。一位青年作家说：“我唯一对这个世界充满爱情的，就是生命这东西”，“上帝造男人造女人，我猜没有坏念头。就是让你去爱和被爱，让你去创造生命”，“文学的主题和生活相同，和生命相联系，就是爱情，接下去就是死亡，接下去就是生命，接下去就是爱情……”

第四，躁动不安与荒诞虚无的意识。一些现代主义的作者都抱有一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和先锋超前的心理，求变之心过切，但提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又不可能，于是就躁动不安，惶惑痛苦，视现实为荒诞，视未来为虚无。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联展中的一些“流派”的宣言突出表现了这种情绪。有一个叫“病房

意识”的“流派”就认为：“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病房意识’。”“这种意识的本质……是一种深沉而又内在的惶惑。”“整个人类的精神现状都表现出一种恹恹的病态，而宇宙空间，恰恰象征着一座现代病房。”而“诗，就是这种时代的‘病房意识’的见证”。

二、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同西方现代派一样，我国新时期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在艺术上蔑视传统、向传统挑战的反传统倾向。这主要是反现实主义传统，不仅包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还包括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有的甚至主张只要横向移植（西方现代主义），而不要纵向继承（中国文学传统），要以现代主义取代现实主义。其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轻视和反对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强调文学的宣泄、消遣功能，艺术审美功能。

第二，轻视和反对现实主义的典型论，认为叙事文学不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强调写人的内心世界、内心生活，写人的感情、心理、情绪，写人的意识、潜意识等。

第三，轻客观再现，重主观表现，无意于对社会生活作准确的描写和真实的再现，而强调作家主体作用的发挥、主观精神的张扬、主观感受的表现。

第四，反对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强调形式的极端重要，主张形式即内容，认为形式可以改变内容。

第五，轻视和反对传统文学（叙事文学）的情节论、结构论，认为叙事文学可以不要生动的情节和完整的结构。一些曾经迷恋于现代主义的作家，无意于情节的引人入胜和结构的无懈可击，他们在切入和表现生活方面，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随机性。或者不要什么情节，更不屑于编织故事；或者有意把生活中的情节和故事切割、打乱，重新拼接组合，为读者营造艺术审美和智力索解的迷宫。

三、艺术形式的求异翻新。有的论者把这称之为艺术创新，有的则说成是追求“新，奇，怪”，似乎都不准确。因为前者不能涵盖简单生硬的模仿及其他非艺术创造因素，后者则原是含有贬义的。

因而还是称之为艺术上的求异翻新或许较为恰当。艺术形式包括艺术表现手段的求异翻新,是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流派文学艺术的突出特征。它们的作品被大量译介,也大大刺激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新奇感。一些中青年作家更是竞相学习、借鉴或效法模仿。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是我国文学艺术形式求异翻新最为热闹的几年。诗歌界继朦胧诗之后出现了所谓“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新生代”,还有诸如“撒娇派”、“极端主义派”、“世纪末派”、“病房意识派”等至少一打以上的“流派”(有的只有宣言而无作品),小说、戏剧、电影等领域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潮作品和流派。这种艺术求异翻新的现代主义潮流冲击着一些中青年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使他们常动不息,劲头十足,即使被讥评为“各领风骚三五天”,类乎时装表演,他们也毫不在意。

由于作家个体情况的种种差异,这种艺术形式的求异翻新,自然也显出种种差别或层次来。大致说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作家基本上采取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适当借鉴、吸收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以融化,或称之为“中国化”、“东方化”,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提高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但其基本倾向仍是现实主义的。当然,这些作家有时也写一些非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特色很浓的作品。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作家,主要是一些青年作家,有人称之为先锋派,他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方面走得要远得多,表现出更强烈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冒险精神。他们有些优秀之作颇受关注,颇有影响。但有些作品,却很难为读者所接受,连评论家也望而生畏。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些作者自命“现代”、“先锋”,故作高深,故弄玄虚,专门玩异样形式花样,走入了误区还自命不凡,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经过了十来年的潮涨潮落,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呢?我们认为,既不能褒之过甚,把它推崇为我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潮,也不能贬之过甚,一概否定排斥,而应当作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首先,应当肯定,新时期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文学方面的一个积极的表现,是突破了数十年来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封锁和排斥的结果。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独特创造都敢于“拿来”的胸襟和气魄。新时期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许多负面的问题,如鱼龙混杂,良莠莫辨,甚至有人视丑为美、视痼疾为宝贝等,但应当说,这都不是主要的,也并不难克服和纠正。应当看到,这股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流还是好的、积极的,它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异质的东西,有利于我国文学艺术的丰富发展、百花齐放。数千年的文明史使我们建立了这样的民族自信心: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融化一切外来文明成果的优秀民族,即使有时难免出现一些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现象,也只是暂时的,是可以经过正确的批评引导、群众的选择筛选来克服和纠正的。因此,那种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应成为、会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和主潮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而那种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因国门大开而涌入我国,就大声疾呼“狼来了”,一律视为异端邪说,必欲拒之门外、扫之出门而后快的观点,则是“左”的教条主义在作怪,也是缺乏民族自信心和神经衰弱的表现。

其次,应当看到,现代主义思潮确实给我们的文学艺术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异质的而且健康有益的东西,这尤其表现在艺术形式的变革创新、艺术表现手段的丰富多样、艺术表现力的增强和提高上。诚然,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文学艺术情况复杂,优劣并存,确实有一些或许不够健康的、消极颓废的,甚至没落腐朽的东西,但不能因此就一概拒斥。何况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有巨大影响的流派,毕竟产生过一些有世界意义的大家和巨匠。他们的作品至少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社会,认识现代西方曾经有过和仍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精神状态、情感形式等等。同时,它们在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段方面,也确实有许多新的创造,提供了前人所未有提供过的东

西。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学习、借鉴、吸收、融化,以促进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变革和创新。新时期的前段对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和理论的大量译介和出版,尽管不免有些混乱,但其功不可没,许多作家,特别是一批中青年作家对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段的大胆借鉴和运用,尽管难免出现生硬模仿、东施效颦的现象,但就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的艺术实践、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是应当受到肯定的。由于他们的勇敢实践和探索,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创新。比如,运用意识流等各种艺术手法加强了对人物内心世界、内心生活的描写和表现,时间和空间的主观心理化,描写的感官直觉化,荒诞、变形、抽象、象征等手法的运用,叙事角度叙事方法的复杂多变,艺术结构的灵活多样,语言功能的充分运用和发挥,等等,确实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另一种艺术天地。

再次,如前面所一再提及的,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

一些作者由于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潮、文艺思潮一味倾倒和崇拜,对其中消极落后甚至腐朽的东西也视为美酪甘饴,而以灰暗的眼光来观察我们的历史、现实和前途,并通过他们的作品或明或暗、或显或隐、或直或曲地表现出来,这就不能不发生思想与精神的偏斜。

一些作者因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派文艺而贬抑甚至否定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传统,包括“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主张以前者取代后者。这就不能不说走得太远,也是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表现。

一些作者由于受了美国“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意识的影响,在人生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上出了偏差,往往蔑视人生与文学的积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视人生与文学为游戏,主张“玩文学”。这就与以文学为人生的优良传统相背离,不能不引起广大读者的理所当然的反感。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一些作者过分醉心

于形式与技巧的花样翻新或过分随意,造成阅读和索解的严重障碍,令人无法卒读,甚至不敢开卷。他们往往故作“现代”、自命“先锋”,过分欣赏自己而漠视读者,实际上往往是玩弄形式和技巧的花样,以掩盖思想意蕴的贫乏、生活的空虚和艺术上的技穷。因此,他们的所谓“现代”、“后现代”等种种主义的作品,除了在狭小的圈子里搞些吹捧和自我吹捧之外,一般读者是极少问津的。

总的看来,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所产生的上述种种弊端,大多属于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上的偏差,政治上的偏差当然也有,个别的可能还很严重,但从总体上说,从大多数作者来说,这不是主要的。看不到这方面的政治偏差和错误固然不对,但夸大政治上的偏差和错误,认为它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主流,也是不正确的。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何以走向消退的原因了。这首先当然是由它本身所存在的上述种种弊端而引起的。本来,按照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采取分析的态度和方法,上述种种弊端,都是可以通过正常的讨论、批评、引导加以克服和纠正的。但实际上,在讨论、批评和引导中,又往往由于认识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而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重复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泼掉的错误。

同时,由于过去曾长期把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视为资本主义没落、腐朽的东西,新时期以来,这种看法及其影响依然存在。而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所存在的上述种种弊端虽然是局部的,却很容易被当作了它的全体,因而也就很容易把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方面的表现。这当然就不利于它的存在和发展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传统文学和审美习惯的熏陶、影响极深的中国广大读者,对现代派文艺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确实感到生疏与隔膜,一时不容易接受。即使是一些比较优秀的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有人把这称为“贵族化”倾

向,虽然言之过甚,但它与广大群众的疏离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广大群众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文艺欣赏和阅读范围的逐渐扩大,其审美习惯也会发展变化,其欣赏兴味也会更加丰富多样。因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优秀作品,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和欢迎。不过,这不是短时期可以达到的目标,而要经历漫长的逐渐积累的过程。看不到群众审美习惯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和正在发展变化的事实,将它凝固化,忽视甚至看不到群众欣赏兴味的丰富性、多样性,将它单一化,或者看不到这种发展变化的长期性,因而操之过急,都是不对的。在这几种倾向都确实存在的情况下,企望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能够保持持续的热烈和汹涌的势头,当然是不现实的。

由此看来,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在经过三五年的热潮之后走向消退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但是,这种热潮的消退,并不等于思潮的消失。实际上,这股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已经以一种或正常或不正常的状态汇入当代文学总的发展潮流中潜行着。一方面,一些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更自觉地借鉴、吸收、融化一些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一些原来钟情于现代主义的作家,转而向现实主义靠拢,向广大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兴味倾斜,将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尽可能运用于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范围之内,而就其思想和艺术倾向来说,则仍是现代主义的。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的这种发展走向,还将会继续延伸下去。这也说明,那种认为现代主义会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潮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而那种把现代主义思潮排斥于我国当代文学发展总潮流之外的企图和作法,也是不正确的。

(1993^①)

① 本书各篇篇末所注年数为该文最初发表或经修改再版之时间。